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三十七

宋 孫逢吉 撰

司隸校尉

從事附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令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

帥其民而捕其盜賊

前漢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

從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也

徒千二百人捕平蠱督大姦猾後罷

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
為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成帝元
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去校尉字官屬大
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
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又自司隸至虎賁
秩皆二千石

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帝初
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

節成帝省建武復置并領一州

應劭漢官儀司隸校尉糾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國無不統陛見坐次諸卿皆獨序

晉志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唐官品志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否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

四察水旱蠱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
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
茂材異行陰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通典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元帝去節成帝省哀帝復
置但為司隸後漢復置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
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無
所不糾北齊書曰後漢凡皇族不得典三河蓋忌其親而惜形迹之地唯不察三公廷
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

二人其都官從事史置為雍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

晉司隸與二漢同

劉聰借號置左右司隸

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

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初以司

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州及魏晉乃以京輔

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

隸校尉官變其職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為司州牧後

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執之事屬

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

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裴蘊為御史大夫欲重已權令虞世南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大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權辱宰相

前漢鮑宣字子都為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

上丞相掾史沒入其馬車權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出距閉

使者亡人臣禮下廷尉獄減死一等覓鉗

奏免丞相

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刺舉

無所避

諸葛豐字少季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收節諸葛豐為

司隸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貴戚斂手後漢

此成帝遂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鮑永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守正有父風鮑永子昱拜司隸校

尉帝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永宣之子也

自宣至昱破柱殺張朔李膺字元禮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

俱為司隸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舍乃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中即

殺之讓訴於帝帝詔膺入責以不先請膺曰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以稽
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乞
留五日起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
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
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帝恠問其故並
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網紀頗弛膺獨持風**雄職**董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左職**卓
問司徒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
有蓋京兆爾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遂
不用蓋京兆蓋勲也為京兆尹時董卓廢少帝殺何太
后勲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
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
意甚憚之徵為議郎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
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忌之乃以為越
騎校尉卓又不欲久令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刺**

殺殿中

韓豐為長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校尉中謁者丞陳臨素與豐有怨見其尊顯畏為己害拜

訖未出門使人刺殺豐於殿中

督察三公

江憑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為不宜使有司

有察公

直言犯上

前漢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校尉好直言犯上

唾手拊髀

續

書陽球少有勇氣尚書令中常侍王甫曹節等承權勢球常唾手拊髀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何得爾耶尋為司隸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里舍因表甫罪過將甫送洛陽詔獄自臨拷之甫子萌亦被收

務大

網東觀漢記范康為司隸校尉務大網性節儉常卧布被

卧布被上子常步行

蓋

饒身為司隸子常步行

奉使稱旨

蓋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旨擢為

司隸論輸左校

虞詡為司隸校尉上書奏中常侍張防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

羣豪

斂手

謝承後漢書華松為司隸校尉時貴戚爭勢有司

犯者輒死秦馬氏

百寮敬憚

牟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

三侯羣豪斂手

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

乘舟

魏志徐

憚

十日一炊

任昉字彥升始為司隸校尉常十日一炊不敢干越

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

雖在外

司時政畢綜

鍾會為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

卧虎

傅咸

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晉書

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

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而入殿案本品秩在諸卿下

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立位在卿下

立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立對百寮而

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替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舉正豪右京師肅然

劉毅字仲雄轉司隸校尉舉正豪右京師肅然同郡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方諸葛豐蓋寬饒

奏

免河南尹

咸榮緒晉書傳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咸卧病治職時朝廷寬弛豪右

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斥因徒掠奪市道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攝伏

鮑

氏驄

列異記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宣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病子都下車為

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斂其餘銀及素書著服上祝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家知予在此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後歸行失

道遇一闢內侯家日暮住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駢若所失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銀書如故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承孫昱並為司隸及其為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子都鮑宣字也

成敗之機在斯

一舉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

機在斯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

城門校尉

前漢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

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
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
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
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自司隸至虎賁校尉
秩皆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
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
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

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環濟要畧城門校尉高帝置秩二千石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隋職官志左右監門府置校尉直長各三十人

六典城門郎四人

見門下省

德懷其內險難其外

揚雄城門校尉箴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茫襲險重固國有城

溝家有折拒各有攸墜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永以盤

開城門活汝兄

後漢

赤眉與李松戰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職為小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

閒

山濤啓事關內侯河內向烈生值千載之會猶未蒙殊寵年欲向老志意耳目猶尚聰明今城門校尉闕

職為小閒還堪任此

中壘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百官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

壘臣司壁

崔瑗中壘職國有所固民有所因各有攸守德以不紛周末之王昭厲幽荒既不砥德又不厲

兵不壁不壘以失其軍壁不空設壘不徒堅山川丘陵天地以存德為中實險為外垣壘臣司壁敢告列人

屯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
校尉門

晉職官志左右衛府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
各十人

宋百官志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並置漢武
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漢光武初改屯騎為
驍騎建武十五年復舊漢東京五校典宿衛士自游擊
至五校魏晉逮于江左初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
簿後省五營校尉秩二千石

陶氏職官要錄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案晉官晉承漢置以為宿衛官各領千兵

三年桓溫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復置以敘勲舊

官顯職閑

東觀漢記劉般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府事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宗室

肺腑居之

著書東觀

後漢書鄧閭妻耿氏有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

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朱

六十受兵

蜀志

穆遣韶延薦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

宗預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

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復東聘吳孫權提預手涕泣遺預大珠一斛

職典禁旅

王隱晉書濮陽

王元為屯騎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無忌讓屯騎校尉表曰校尉之任職典禁旅御衛事重必宜其人豈臣微弱所能克堪

步兵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

宋百官志

並見屯騎校尉門

列牧之職上應天工

東觀漢記梁不疑為步兵校尉上書曰列牧之職上應天工不厭羣

望實非愚少所任

投効歸

崔蒙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蒙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

士此舉奚為至
哉遂投劾歸

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漢魏春秋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閒步兵闕厨多美酒求為校尉

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容觀甚偉

梁史韋粲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

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

校尉出入卧内

呂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

越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

見屯騎校尉門

宋百官志越騎掌越人來降以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

超越也漢光武初改越騎為青巾建武十五年復舊

上書宜崇公室

後漢書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上書長樂宮諫諍宜崇公

室自損私懼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謝病不朝

太子諸王奉賀

桓郁連越

騎校尉詔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

董卓傳伍孚為越騎校尉忿卓凶毒志手刃之及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

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也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

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淫暴無道

謝承後漢書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
行遂自殺破石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長水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

見屯騎校尉門

韋昭辨釋名長水校尉長於水戰用船之事釋云長水校尉典胡騎不主水戰也其廐近長水故以名官

宋百官志長水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部落名也胡騎屯宣曲觀下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廐近長水胡

以為名長蓋關中小水名也

有武節兼經術

東觀漢記賈宗字武孺為長水校尉數言便宜賞賜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

兼經術每燕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術

答問如響應聲

蜀志秦宓為長水校尉吳遣

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而宓後往既至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坐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

給千人營

王隱晉書下邳王晃起家為長水校

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

胡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志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應劭曰光武有尉但留司馬今屬長水營

中興胡騎并長水

宋百官志

見長水校尉門

射聲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書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

應劭曰士工射者聞聲射之則中因以名也須待

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

宋百官志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

在西域三十一歲

東觀漢記班超在西域三十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殿中無

雙丁孝公

後漢書丁鴻字孝公兼射聲校尉論難最明諸儒稱之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咸稱其人

續漢書曹褒遷射聲校尉按行營舍不葬外者悉買空地葬之設祭而去吏咸稱其人

掌方任內參九列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列

勿使

君子營

晉中興書劉超字世踰中書郎遷射聲校尉時軍校兵義興人多義超因領之號為

賓宿衛

鷹揚虎視

汝南先賢傳應仲華為河南尹拜射聲校尉鷹揚虎視

虎賁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志虎賁校尉主輕車武帝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

戊己校尉

東觀漢記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己

校尉

毒藥傳矢

後漢耿恭為戊己校尉屯金墉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

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乃進次金墉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

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下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烏耆龜茲攻歿都護陳陵北敵亦圍闕寵於柳中會明帝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敵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草恭與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謂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敵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護烏桓校尉

後漢百官志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

桓胡應劭漢官護烏桓孝武帝初置擁節比二千石

持節

魏畧毋丘儉字仲恭為荆幽二州刺史持節領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後漢百官志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晉書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渠州刺史

諸胡皆喜

東觀漢記鄧訓為護羌校尉諸胡皆喜羌胡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因病

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及使醫藥療治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及訓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其入臨者數千人

得詣京師奏事

永平二年護羌校尉竇林將降羌豪俱詣闕是為護羌校尉得詣京師奏事也

協律校尉

晉職官志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魏杜夔為之及晉改之

南蠻西戎南夷校尉

晉職官志護羌夷蠻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荆

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

傅暢晉諸公讚王戎為荊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沈約宋書護西夷校尉晉武帝立治寧州江左平蜀後治涪城終晉世

諸府羽林校尉

唐職官志諸府校尉五人每校尉旅帥二人又左右羽林軍人數節禁如諸衛

票姚校尉

漢書票姚

服虔音飄搖顏師古云勁疾之貌

善騎射

前漢霍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為票姚校尉

典農校尉

魏畧典農校尉太祖置秩二千石

司農度支校尉

魏典司農度支校尉黃初中置秩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材官校尉

魏畧材官校尉黃初中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木屬少府

驍騎校尉

魏志董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太祖又被徵為典軍校尉

西園八校尉

後漢書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忠義校尉

吳志是儀從孫權討關公拜忠義校尉

不自屈為周舍

是儀拜忠義校尉儀陳謝孫權令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耶

懷義校尉

吳志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孫策

表拜懷義校尉

折衝校尉

吳志袁術表孫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

翊軍校尉

王隱晉書太康中伐吳還欲以王濬為五校而無缺始置翊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為營

護西域校尉

沈約宋書護西域校尉晉武帝置治雍州江左闕安帝元興中又置寄治西陽

寧蠻校尉

沈約宋書寧蠻校尉晉安帝立治襄陽郡

安蠻校尉

沈約宋書元嘉二十二年南平王為安蠻校尉

西蠻校尉

齊職儀太元中毛虎生為西蠻校尉

東宮三校尉

沈約宋書武帝永初三年置東宮屯衛步兵翊軍三校尉

平羌校尉

沈約宋書平羌校尉晉穆帝置治仇池

三巴校尉

齊職儀三巴校尉銀青印綬武冠綠朝服宋本始五年
置東西梓潼建平五郡隸焉

建義校尉

才兼文武

吳志朱據傳孫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
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

尉領兵

屯湖熟

武衛校尉

為人精敏善騎射

吳志朱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
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為

武衛
校尉

滅賊校尉

兵器精飭

吳志賀景為滅賊校尉
馭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飭

職官分紀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三十八

宋 孫逢吉 撰

三輔

前漢百官志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命
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秩二千
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降朝服佩水蒼玉屬官有長
安市尉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其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
四長丞皆屬焉又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
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屬
官有掌畜令丞又有都水鐵官厩廄尉四長丞皆屬焉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
臚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

後漢百官志河南尹一人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
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

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
應劭漢官儀河南尹新治周地也雒陽本成周周之衰微
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治三川守河雒伊也漢更名河
南孝武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為尹尹正
也詩云赫赫師尹

晉中興書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通典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
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隋職官志隋雍州

置牧京兆郡置尹

唐職官志京兆河南太原等三府牧各一員

從二品牧古官舜置

十二牧是也秦以京城守為內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閣長尹各一員

從三品京城守秦曰內史漢曰尹後代因之隋為內史武德初

置牧以內尹總府事開元初并改府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

少尹各二員

從四品下魏晉

以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治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

唐會昌三年五月京兆尹奏兩街閒行不事家業點刺

身已屠宰猪狗酖酒鬪打及僦構關節下脫錢物擄捕
賭錢人等伏乞今後如有犯者許臣追捉若是百姓當
時處置屬諸軍諸使禁身奏聞從之

六典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各一人從二品

昔舜分九州為十二置牧

大禹鑄鼎貢金九牧周禮八命作牧秦分天下為三十
六郡京為內史漢改為京兆尹秩二千石後漢都洛陽
為河南尹魏晉因之歷代所都皆為尹江左為丹陽北
齊為清都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始秦分天下令御史
監郡漢省之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帝初置郡刺史十
三人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類今之十道使也又置
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弘農類今之京畿按察使也成
帝更名刺史為牧秩二千石後漢復為刺史後復為牧

魏晉以下皆為刺史晉武帝罷司隸校尉置司州牧江
左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皆為司州牧後周置雍州牧
隋因之大業三年罷州置郡京兆河南皆為尹則兼牧
之任矣皇朝又置雍州牧洛州初為都督府及置都亦
為牧開元初復尹一人從三品漢京兆尹有都尉又丞
為京兆河南尹武職丞秩六百石後漢省都尉州又置別駕治中皆刺
史自辟除魏晉以下皆因之隋文帝罷郡以州統縣改
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州置郡罷長史司馬置
贊治後改為丞又置通守以貳太守京兆河南等為內
史皇朝置雍州別駕永徽中改為長史正四品下開元
初改長史為尹從三品然親王為牧皆不知事務職總
歸於尹亦漢少尹二人從四品下魏晉以下有治中隋
京兆之任為贊治後改為丞皇朝復曰治中後避高
宗諱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置二員司錄叅軍事

二人正七品上

漢魏以來及江左郡有督郵主簿蓋錄事參軍之任也皆太守自辟除後魏北

齊後周隋氏州皆有錄事參軍及罷郡以州統縣皆吏部選除煬帝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皇朝省掾主簿置錄事參軍開錄事四人從九品上

隋置京兆錄事四人皇朝

因之府史各二人

功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漢魏以下司隸校尉及州郡皆

有功曹戶曹賊曹兵曹等員北齊諸州有功倉中兵外兵甲法士左戶等參軍事隋諸州有工曹戶部兵曹等參軍事法曹士曹行參軍郡有西曹金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為書佐皇朝因其六司而改書佐為參軍事開元初為功曹參軍

倉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北齊諸州有倉曹參軍事隋文改為司倉煬帝改書

佐皇朝復府八人史十六人

戶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漢魏以來州郡皆有

戶曹掾或為左右隋有戶部參軍文帝改司戶煬帝改書佐皇朝因為司戶參軍開元初為戶曹參軍府十一

人史二十二人帳史一人景雲初置

兵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漢魏以來諸州

皆有兵曹或為中兵外兵騎兵北齊以下改復並與功曹同府九人史十八人

法曹參軍事二

人正七品下

漢魏以來州郡皆有賊曹決曹掾或法曹或墨曹自隋以下改復並與上同府九人

史十八人士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北齊諸州有士曹行參軍以下改復並與

上同府七人史十四人

參軍事六人正八品下

注同王府參軍下

國朝以開封河南應天為三京府牧不置唯仗內引則

遣官攝事

內史

非素重臣不能任

前漢汲黯傳公孫弘為相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

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不拜大將軍

汲黯為右內史大將軍青既益尊姊

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而有

揖客反

開六輔渠

倪寬逮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

稅時裁閭閻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

擔負繁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寬

以國事為已任

孔坦字君平為吳內史以國事

為已任悲戚以私米作饘粥王蒼字敬文恬虛守靜不競榮利為吳國內史時年

飢粟貴人多飢死蒼以私米作饘粥濟活甚衆歲節放囚宋書謝方明為臨川內史至臨川歲節放

囚歸家因感恩出公祿營護殯葬梁書顧憲之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

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筮席棄之道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有疾

者憲之乃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家人有疾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割棺水洗枯骸名為除祟憲之

曉諭為陳先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興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治至矣

風雨飄廳事傅昭為安成內史部自宋以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地者鮮

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

郡遂無患又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竟不為害咸以昭誠至所致

閉閣卧理

殷鈞為臨川內史體羸多疾閉閣卧理百姓化其德却盜皆奔出境

在郡

清潔政務安靜

伏暄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真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

狀相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嘉之

一郡無敢行巫

袁君正為豫章內史

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君正命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師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吏民化其德

張總為豫章內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民化其德亦不敢欺豫章父

老咸云數十

猛獸鬪死郡西

北齊書李繪為高陽內史郡境向有三猛獸民常患

之繪欲修檻因闕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孝感所致皆請
申上繪曰因闕而斃自是偶然將為己功人將窺我不
聽不能逐飛走事佞人李繪為河陽內史時河間守崔

羽繪荅書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
下官庸體踈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走事佞人是時文

襄使遲選司徒遲薦繪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隋書樊
既不果調咸由此書也子蓋為

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與朕卧理此州唐書王
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及善契

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遣賊反叛卿
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

州已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
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

京兆尹

吏民稱之不容口

前漢趙廣漢為京兆尹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相傳以為自漢興以來

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蹤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

百姓歌之

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之宜差易耳

至發姦擿伏

廣漢為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

吏民號泣願代死

廣漢下獄吏民

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枹鼓稀鳴

張敞為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者長多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

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裙吏坐里閭閱
出者汚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
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
張敞循廣漢之迹
張敞治京兆
畧循趙廣漢
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
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
以此能
推功善歸於下
廣漢為京兆尹和顏接士事推
功善歸之於下曰其掾卿所為
自全

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
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二旬清南山羣盜

漢南
山羣

盜數百人為吏民害逐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王
鳳曰賊數百人在天子輦轂下發軍繫之不能得難以
視天下制海內服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以治鳳薦王
尊徵為諫大夫遣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
清遷光祿寺大夫守京兆尹後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
湖縣三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白著往者南

山盜賊橫行以尊為京兆尹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
體下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攘
渠率效首書奏天子為婦畫眉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
復以尊為徐州刺史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
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朝會敞走馬章臺街使御史
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
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
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為京兆
尹九歲與楊惲王章在朝廷名敢直言初章
厚坐惲大逆免名敢直言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
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
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
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京兆欲上封事
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
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自孝武
置左馮翊
果下獄死妻子徙合浦

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
二千石以

高第入守

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
國二十石以高第入守及為最久者不過三

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
久任職上毋問平
罪過罷唯趙廣漢張敞為久任職

反罪人則喜

雋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
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不疑曰有其母即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
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嚴而不

殘上搏擊豪彊

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
胡常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

兆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
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鷹隼始擊當順天氣
為京兆

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部詎有其人

乎文即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實曰誰也文曰霸陵杜
穉季實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實默然
穉季者大使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
厚善實前失車騎將軍自恐見危亦欲附之

名聲重

於朝廷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旌衣黃襜
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御史中二

千石至者皆莫敢發言京兆尹嵩不疑後到叱從吏縛
之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
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
人竟得姦詐本夏邊延二君後漢延薦為京兆尹其政
陽人姓成名方遂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先是陳留邊鳳為京
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
延二君

飲賓客取車轄投井中

陳遵為京兆尹嗜酒大飲
賓客輒滿堂閉門取賓客

車轄後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視民如子

謝承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視民如子正身率下

民不忍欺也

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上發姦擿伏明出自然延篤

為京兆尹聽訟理冤發姦擿伏明出自然

息譽京邑

晉袁甫曰入各有能有不能黃霸馳名於州郡

而息譽**明智有餘**

英雄記董卓廢少帝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唯京兆尹蓋勲長揖爭禮見

者咸為失色卓問王允曰欲得快司隸誰可者允曰唯

有蓋京兆可卓曰此人明知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

以為越騎校尉復**雄職上吏民號泣遮道**

良吏傳顧裴字子林為京

出為潁川太守**北尹徙平康太守吏民號泣遮道步步**

大臣常用儒術

稽留日行數十里及卒立碑作頌焉**荀悅漢書**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大將軍勒兵

闕下以備非常丞相以下至者皆莫敢言京兆尹雋不
疑後到叱從吏使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按之不疑
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窮治
奸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注湖縣名也以並卜
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之貌甚似太
子方遂錄其言故敢詣闕廷尉逮召其鄉里張宗祿等
皆識之方遂坐誣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
當用儒術士明於大義欲以女發姦楊彪為侍中京兆
妻不疑不疑固辭畏威滿也

王甫使門生於郡界私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
奸言之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吏

民愛敬作歌

李燮別傳燮字德公拜京兆尹領盪寇將軍加幢蓋鼓吹詔發西園錢三億尹上封

事拒此橫調并陳禍敗辭義深切遂止不發尹履潔白
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

春威如虎愛恩如春威如虎上減水救旱唐書崔珙為京兆尹京畿

早珙奏澆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豪右斂迹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

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赴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

有功者即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議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

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

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本盡輸昱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振後為河南尹亦有威名

職司輦轂上比趙廣漢劉栖楚改京兆尹推抑豪右甚有鈞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

漢疏決三輔渠李元絃擢京兆少尹尋有詔令元絃疏決三輔渠時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

立礎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

以察為能於物少恩

李齊物累

為京兆尹為政好發官吏陰事每以察為能於物少恩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欲得米粟賤

無過追李峴

李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

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求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雖倉卒必指其姦倖

德宗時大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

事不理黜官上召吳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繼宿方下制湊孜孜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請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撻瑕病湊雖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車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儲蓄

之家出粟於市

見河南尹

輦轂之下彈壓為先

柳仲郢先為京兆尹政號

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兆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烏

可類

政尚寬簡

顧少連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乎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

法均

免租逋不用詔

李寔為京兆尹京畿春夏旱乏食有詔免租逋而寔不用詔書勇於

殺害人吏不聊生貶為通州長史

承大化

柳渾為相帝常親擇吏宰

畿邑而政有善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

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

民安於農而盜賊息

魏志鄭渾字文公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蕪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

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

殯豕乳子

後周陸逞為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

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政尚寬簡

唐源乾曜為京

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豬遂乳養諸

嚴肅為治

黎幹為京兆尹嚴肅為治人頗便之

軍容至不設酒饌

尚寬簡

李勉拜尹政尚簡肅時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

監事

前尹黎幹求媚於朝恩每俟其將至監則傾府人

吏具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勉蒞職旬月朝恩入監府

吏先期有請於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勉候太學軍

容宜厚具主禮勉官忝京兆軍容僕惠顧府廷豈

曲池

敢不具蔬饌乎朝恩深銜之自是不復往太學矣

禱雨

孔楫為京兆尹時旱

禱於曲池是夕大雨

威風甚嚴

薛元賞為京兆尹

風甚嚴難為繼者即令守取勅文李德裕奏京尹

若非陛下假借與之作主則無由為德帝曰灼然

公正

方嚴吏不敢欺

韋澳改京兆尹公正方嚴吏不敢欺

人知畏愛

韋澳為京兆尹留心

政術孜孜求治凡大小獄訟先命僚屬議罪上裁其輕重而增損之無不允愜人知畏愛至於文案填委必盡究其情偽獄訟哀息囹圄空虛

左馮翊

閉閤思過

前漢書韓延壽守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

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由是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不敢復爭

恩信

周徧二十四縣

延壽入守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解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

給嚴毅不畏彊禦

謝承後漢書鄧道字子淵天性通敏以清廉正直為行又嚴毅不畏彊禦宜

治三輔出為左馮翊

右扶風

課為三輔最

前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

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京師畏

其威嚴上父老攀車以千數

會稽典錄徐洪遣右扶風都尉被召當發父老攀車

以千數

河南尹

沿革見三輔

私請不行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

政號嚴明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

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賍罪鞠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

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名重朝廷上

計日受俸

羊陟拜河南尹

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畿憚之

禁制豪右上

葬骸骨致雨

周暢字伯

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洛陽城外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雨澍

京師

肅然

東觀漢記張酺少篤學博通經籍以博士徵和帝即位遷河南尹京師肅然

卿士尹王

都

揚雄河南尹箴云芒芒天區畫異為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爰作卿士以尹王都風化以興方國承流

出臨京任

魏志劉靖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靖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吏民久而後安

傅嘏傳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事其民異方雜居多豪

門大族商賈播路天下四方之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紀裁劉氏之細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常簡而不可犯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當時無赫赫名上掘墻得狸

王隱晉書樂廣為河

南尹郡中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唯廣居之不疑常外戶自開二子凱謨等驚怖廣使人掘墻比得狸乃絕代者乃清粹忠正

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郡四方表則中書令庾純

清粹忠正才紹治化

雋才令望

王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省

息七億餘萬

汝南先賢傳應仲華遷河南尹入拜射聲校尉鷹揚虎視復遷大匠卿除無用割浮

賞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整頓京師檢御貴戚

李卻別傳鄧鵠弟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

闕豹欲得之上凡鴈兄弟亦欲用難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薦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公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乃使親家為之必不可為後法乃舉司隸羊祜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舉

忠亮篤誠才兼內外

晉起居注我故使我不得尹耶

中詔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邇遐所模以導齊之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未到官遽事獻禮

唐鄭珣瑜字元伯為河南尹未入境內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

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
速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既至河南清淨惠下貴
欽賤發刊石水濱以紀其績季傑為河南尹傑既勤於
以便民

食無廢處斷由衷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
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
夫以濬之省公速就公私深勤舊勲賢蘇震為太常卿
以為利刊石水濱以紀其績

表乞行幸上重違其心乃選勤舊勲賢為不務苛細李
之牧守遂以震為河南尹兼御史中丞

之為河南尹性簡率李摩雲李罕之僖宗末為河南尹
不務苛細人吏便之

蒲絳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儲蓄之
寨前後不能取罕之至則下馬目為李摩雲

家出粟於市王起為河南尹時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
糴以選貴價起嚴誠儲蓄之家出粟於市

隱者下於法由
是民獲濟焉

謁帝朝承明

梁見諸府尹

諸府尹

少尹丞附

晉中興書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通典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

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預聞幾密

晉中興書劉隗為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幾秘密皆預聞之

羊固

之豐腴不如羊曼之真率

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曼容來得早者

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諸以

固之豐腴不如曼之真率擲柱入穿宋書劉穆之邀丹陽尹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廳事柱上眉一

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遥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弟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

吾豈俎上腐肉任人割截

語林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

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勃然曰先帝大漸卿輩身據御牀共行遺詔孔坦爾時正瑣臣爾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吾輕薄京尹許

豈俎上腐肉任人割截耶溫庾不能荅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劉素貴累無造詣遂九十一日一詣許謂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

薄京謁帝朝承明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孫寶行

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

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

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
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
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
以赤山為城阜南以長淮為尹洛北以鍾山為草阜西
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
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
讓表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
星非有司天之用緋圖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
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
驚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
子之國罕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依倚權貴李
為東京少尹蕭治為尹依倚權貴蒞事多不法澄以公
正直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甌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
功往來嵩山求請
肆行不軌無所忌憚
尹到都肆行不
無度澄必斥之
軌無所忌憚取女人騎驢擊毬制鉦驢及諸般皆用侈
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

之府中白事見少尹署更不復省

九國志吳國初建以徐延休為江都少尹

將祀南郊以延休為鹵簿使於是法物始備李昇輔政庶事詳悉因謂延休曰府中白事見少尹少尹署事則更不復省也

雖佩恩寵還傷年鬢

梁書蕭子範字景則再為戚信長史重任丹陽尹丞

而諸弟並居顯列子範以深自慨為府牋云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傷年鬢

開封府

五代唐汴州宣武軍節度領縣六梁升為開封府以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府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九縣隸焉後唐復

為汴州宣武軍以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屬
諸州晉天福三年復為開封府以五縣還隸國朝又置
東明咸平二縣令領縣十七治開封府祥符戴邑後改
考城

牧

國朝開封府牧一人從三品

唐有京兆河南太原府牧
國朝以開封應天河南為

三京牧不置惟仗內
奉引則遣官攝事

尹少尹

國朝開封府尹一人從三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

尹國朝以

親王為之仍兼功德使太宗晉邸尹京及秦王許王為尹皆在南衙視事真宗尹京還就府署少尹不常置或

受使則判

官長權攝

權知府事

國朝尹闕則置權知開封府事一人以少卿以上充兼功德事及畿內勸農使

豪右屏迹

國朝翰林學士李穆知開封府事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

決事

如神

程琳自益州召知開封府決事如神

姦惡逃竄都下肅然

鄭戩除龍圖閣直學

士知開封府時有府吏馮士元者狡猾佞姦乃通結權貴恣為姦賊自尹而下至于權判官往往皆為所中權柄多出于士元偷美威勢以刑禍於人京師號為立地京兆尹戰至窮索其賍搜其家得與朝士往來交易貨賄簿書連及近臣而權貴多為之請戰俱不顧案成流於海島於是府中走吏而下日多戰汗股慄姦惡逃竄

都下朝廷無憂有范君

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而

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昭決事如神京師聽斷如神杜

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聽斷如神杜

知開封府聽斷如神權嗜酒李詢為龍圖閣學士知開

要之家不敢干以私封府詢以嗜酒常旦朝上

殿奏事御前宿醒未解酒氣薰然銜於御座上謂曰開

封事煩宜節酒詢再拜謝罪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

而擢為宰相劉沆天聖中及第所治有治笑比黃河清

劇之聲自開封尹擢為宰相

筆談包孝肅尹京考為明案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
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辨我與汝
分此罪汝決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
囚如吏言紛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
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
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為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姦回
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
有笑容人以其笑比黃河清

判官推官

國朝開封府判官推官舊各一人以朝官充親王尹京
判官以給諫充真宗為尹置判官二人推官三人即位
後各止一人景德四年增置判官推官一人掌府事並

以常叅官充以獄訟刑罰為生事戶口租賦為熟事分主之天禧四年分主左右軍廂無生熟事之別太平興國中命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府事尋省淳化五年以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叅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夏侯嶠並為開封府推官以壽王出閣判府事上特為精選其僚屬也治平三年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祕閣校理孫坦為開

封府判官專管局使院公事從知府沈邁請也謂開封府事業雜推判官日力所給兩軍獄訟而已使院諸案多留滯為姦至是人以為便

司錄叅軍

國朝司錄叅軍事一人正七品上以朝官充通簽府院

事

諸府為司錄
諸州為錄事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元年詔開封府司錄叅軍宜置一員元祐官品令開封府司錄叅軍事從七品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元年詔開封府六曹掾屬宜各置一員二年省諸道州府六曹掾屬止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

國朝開封府諸事叅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

唐之司錄六曹軍事

各一人梁開平元年咸置一人國朝因之凡六曹選州縣幕職官充亦有以京官知者分掌諸案事功曹與法曹檢法其餘曹事外兼領出入諸縣事覆及輪當一季與司錄同推勘天聖元年六曹官吏更不差出外

元祐官品令開封府諸曹叅軍事正八品

知其必貴

歸田錄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公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

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為貴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也

左右軍巡使判官

國朝開封府左右軍巡使判官正八品

唐宋置後唐分左右掌水北

右掌水南隸京府國朝置左右軍巡使判官各一人分治獄事先是左右軍巡開封府選牙校為之開寶六年始用士流或以三班充判官選幕職州縣官充大中祥符二年詔到任一年無私罪與京官職知軍巡判官事

軍巡使掌京城內風火盜賊及推鞠之事判官為之副

左右廂公事所

國朝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分
四人治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並罷凡有民鬪訟事輕
者得以決遣九月詔許留使臣兩員分左右廂管勾

京留守

唐貞觀十七年太宗親征遼東令太子太傅房玄齡充
京城留守以蕭瑀為之副

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李晦為西京留守顧
謂曰關中之事以付卿

開元十一年勅太原尹為留守少尹為副留守七月勅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日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並遣使行幸未有處三都留守三日一起居暫出行幸發處留守亦準此遞表長慶三年以前義成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郡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州防禦使開成二年東都留守牛僧孺召拜左僕射上令軍副使王元直齋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者上特寵異之

五代晉天福七年勅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

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也

國朝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

西京南京留守各一人河南應天府尹各一人留守尹闕則置知副府事一人以郎中以上充通判各二人一掌留司一掌府事以朝官充

守管籥

蕭何傳贊何謹守管籥

無復西顧之憂

後漢鄧禹光武謂曰昔高祖任蕭何

于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非寇恂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

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征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鮪茂來攻聞恂勒軍合戰大破之恂檄至光武大

喜曰吾知寇子冀可任也**守北宮**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魚

不宜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還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大官朝夕

進食特賜上方物**定科令得止姦之要**吳志孫權知新除子男威為郎

知留守事時年殺不豐頗有盜**承制行事**晉張方劫惠帝賊乃表定科令得止姦之要

藩等在洛陽為留臺**東西臺**上**加持節**後魏高祖南伐承制行事號東西臺

陵王羽留守京**備禦有功**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師並加持節都留守屬揚玄感作逆攻城

子蓋備禦有功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比蕭何寇恂且謂曰公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比蕭何寇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恂上蕭何之任

唐太宗親征遼東命房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卿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

進言書座右

宋璟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深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恂馳

傳往長安窮其技黨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繆修三宮

開元中行幸東都詔杜暹為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繆修三宮增浚城隍躬

自巡檢未肯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城隍宮室隨事修營具有工程不疲人力甚善慰朕懷也

隨事即行不須聞奏

河間王孝恭次子晦高宗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

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或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

天臨朝遷戶部尚書

不賜旗甲

呂元鷹拜東都留守舊例留守賜旗甲至元鷹不給或上言用兵討

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援華汝壽三州例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元鷹始

危懼

尚能憂國家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幸玉華宮玄齡以疾卧總晉臺及漸篤玄齡乃

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思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平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易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云太宗見其表謂玄齡子婦

高陽公主曰此人危如能憂我國家宗社獲安實卿之功荀顏傳大駕行幸三州顏

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顏率禁旅以擒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大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遲疑不即擒

捕處分必致事成不測以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實卿之功軌道士囚之儀鳳元年司農卿常

弘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逵為武后所寵所為橫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官驅使依倚

特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駁尚方鬻苑中形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

果菜武后垂拱中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菜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

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單馬待梅祿將

軍柳公綽為北都留守充河南節度等使是歲北方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且曰朝貢所經過守

帥每假禮分虧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懼有襲奪太
原故事亦有兵送之暢至界上公鯨獨以牙門將祖孝
恭單馬待以修好之禮暢感義出涕馳驅道中不妄游
獵及至開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歸竟不敢
有所犯

府事一以相付

隋楊瓚平齊之後留瓚居守常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

事東方無西顧之憂其見親信如此也

京師社廟所重非卿不可

旦拜參

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犯邊大駕幸澶淵時親王元份
留守東京得暴疾真宗謂旦曰京師廟社所重非卿不
可詔送燈臺歸田錄謗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
馳赴送燈臺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
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嘗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
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
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于留臺

新進陵慢

熙寧初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

慢之觀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
峰蝶亂雨均春園結棹聞時人稱其微婉也

判官推官

國朝東京留守判官推官擇朝臣充西京南京留守判
官推官各二人或以京朝簽書景德三年七月令審官
院選京官一人知西京留守判官事三京府吏屬及給
使之數自孔目官以至承府等自具本府元額勅大唐
之錄府史之類並省

職官分紀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職官分紀卷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

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盧遜

謄錄監生

臣丁成鍾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三十九

都督府

宋 孫逢吉 撰

晉職官志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假節為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置叅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

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則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使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軍州事或領刺史又置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參軍事五人正八品下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文學一人正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別駕一人正四品下長史

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
正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
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
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上參軍事四人從八品上
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文學一人從八品上醫學博士一
人正九品上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品別駕一人從
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
參軍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

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
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下參軍事三人從
八品下文學一人從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
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

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
外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秋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
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

持節為上持節次之使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太康中都督諸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

庚翼都督征討諸軍

事鎮襄陽經懷招納立客館舍置典賓參軍

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惟王

尊等權重者乃居之

宋書人臣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

專戰節將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為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為都督

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遠近多事使都督總攝六軍立府置佐

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

隋百官志高祖採後周之制置大都督帥都督以酬勤勞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隊正文帝以并提益荆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位上中

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

唐百官志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長史一人從三品司馬二人從四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下

總判府事

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蓋漢置刺史之任有行臺有大行臺其員

有尚書省令一人正二品掌管內兵民總判省事有僕射二人從二品掌貳令事自左右丞以下諸司郎中畧

如京省又有食貨監一人丞二人掌膳羞財物賓客張
具音樂醫藥有農圃監一人丞四人掌倉庫園圃薪炭
芻蕘運漕有武器監一人丞二人掌兵械廐牧有百工
監一人丞四人掌舟車營作監皆正八品下丞正九品
下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總十州者為大都督貞觀二年
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
史而不檢校州事其後都督加使持節則為將諸將亦
通以都督稱唯朔方獨稱總管邊州別置經畧使沃行
有屯田之州則置營田使武后聖歷元年以夏州都督
領鹽州防禦使及安祿山反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
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者
領州十餘小者二三州代宗即位廢防禦使唯山南西
道如故元載秉政思結人心刺史皆得兼團練守捉使
楊綰為相罷團練守捉使澄朗陝興鳳如故建中後行
營亦置節度使防禦使都團練使大率節度觀察防禦
團練皆兼所治州刺史都督府則領長史都護或亦別

置都督府其下有掾有屬有記
室參軍事有典籤武德中省

六典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

貞觀中分為上中下都督府

長史一

人從三品

秦漢邊郡有長史魏晉以來諸州皆有別駕治中至北齊八命七命六命州刺史各有長

史隋九等州亦有長史開皇三年改雍州別駕為長史
煬帝罷州置郡又改為別駕唯都督府置長史永徽中
始改別駕為長史大都督府長史
仍舊正四品下開元初始增其秩司馬二人從四品下

北齊及隋九等州各有司馬開皇二年改雍州贊治為
司馬皇朝改郡為州各置治中一人其都督府則置司

馬永徽中改
治中為司馬

錄事參軍事錄事六曹參軍事參軍事

人

同唐百
官志

執刀十五人

中下府同

典獄十六人

中府十四人
下府十二人

問

事十人

中府八人
下府六人

白直二十二人

中府二十人
下府十六人

市令一

人從九品上

漢代諸郡國皆有市長晉宋以後皆因之
隋始有市令皇朝初又加市丞戶四萬以

上者省補市令貞觀十
七年廢垂拱元年復

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

倉督二人史二人

北齊九等州縣各
有倉督員隋四之

經學博士一人從

八品上

中下府從
八品下

助教二人

中府同下
府一人

學生六十人

中府

同下府醫學博士一人八品下

中府下府同
正九品下

助教一人

中下府學生十五人

若中下府戶滿四萬人以上者官員
同此唯減司馬一人下都督戶滿二

千戶以上者同中
府下府十二人

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別駕一

人正四品下

漢司隸校尉有別駕從事校尉一人行部則奉引主錄衆事舊解以為別乘傳車故

曰別駕諸州刺史亦有之元帝時條州大小為設吏員別駕治中諸部從事秩皆百石後漢改曰別駕從事史

三四因之晉代諸州各置別駕治中從事史一人宋齊梁陳後魏周隋因而不改皇朝因之永徽中改別駕為

長史垂拱初又置別駕員多以皇家宗枝為之神龍中罷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載諸郡廢別駕下

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補東宮王府官

久次當進及受代居京師者常數十人訴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繫州

別駕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

事一人正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史四人六曹參

軍事參軍事

人品同唐百官志惟兵曹二人

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

品

戶不滿二萬為下都督

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

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錄事功倉戶兵法

曹參軍事

人品同唐百官志州營戶不滿萬者不置功曹其事隸入倉曹法曹兼掌士曹事

參

軍事三人

管戶不滿一萬者省一人

都督

長史附

後世無叛由杜公

晉書杜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執識

智力與勇功

士庶蒙濟賴

陶侃為都督荊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饑百姓餓死侃至

秋熟輒糴至饑復發之
士庶歡悅咸蒙濟賴

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

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出鎮南夏得江漢之心

晉帝將有滅吳

之志以羊祜為都督荊州祜率兵出鎮南
夏開設庠序綏遠懷近甚得江漢之心

夢司馬與鎧

陳勲為陶侃廣州長史侃夢有司馬以鎧與侃勲以為
司馬國姓鎧者捍國之器節下當進位果都督交州

制度規模出於人

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于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

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
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乘月登樓清嘯

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

事在晉陽常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乃乘月
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慘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
歎歎有懷土之心向晚
復吹之賊并棄圍而走
慕歲誦之言以補不逮

張寔都督涼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九

下令曰忝繼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歲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

留語盡日

石苞都督揚州

答以筐篚諄言于市者報以羊米

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去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

非方伯

才劉膺代溫嶠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膺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

商賈百萬膺之代溫嶠也遠近皆謂非選不受鎮北之

號王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疏者累有不祥故桓

冲王坦之刁異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疏以起授為辭而實惡其名乃改前將軍相當為八

州都督晉中興書陶侃少住雷澤夢生八翅飛至天門而不入相者師珪曰君當八十位登上公都督

引弓射子心同鐵石

南史羊侃自魏入梁為侍中侯景反以侃副宣城主都督城內諸軍

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震駭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在城外其軍旅指揮一決于侃侃膽力俱壯帝深仗之加軍帥將軍初侃長子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國猶恨不足寧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持來侃謂其子曰吾久以女為死猶在耶吾一身許國誓死於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固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史臣曰羊侃臨危不撓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收藏骸骨即日降雨北史賀蘭祥除都督荊州刺史見有發掘古塚

之謂乎

收藏骸骨即日降雨

北史賀蘭祥除都督荊州刺史見有發掘古塚

暴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也

著翅

魏末韓果為帥都督

命所在收藏時夏亢陽即日降雨也

從大軍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怨果勳健為著翅太祖聞之笑曰

著翅之名寧

趙郡王泉

北齊書趙郡王琛都督北燕北

滅飛騎也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才

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

軍

後周韋孝寬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時齊

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于城南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其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于塹外仍積薪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外城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橈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于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大

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刺其鋒刃大竿
每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又于城外四面穿地作二
十一道分爲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
火燒之柱折城并摧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
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
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正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
也孝寬報云我城地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
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至衆有不返之危孝
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正復謂城中人
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
湯火中即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
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
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
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愴
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赴難之心神武
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有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

夜遁 名止兒啼

燉煌實錄宋質直西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則止虜相志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賜胡瓶漢紀

唐書李大亮出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到州見有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

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是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古人稱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胡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詔書曰此書叙致既明議論深博極為治之體

州人刻石以紀其

事

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張守珪為都督瓜州地砂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

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既地少材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

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堙于是水
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

立碑紀政

宋璟為廣州都督舊俗皆

以竹茅為屋屢有大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
自是無復燒延之患人皆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哭不避

辰日

復州都督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
司奏言陰陽書曰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

帝曰君臣之義同于父子
情發于中安避辰日遂哭

不營產業

馮立拜廣州都督
前後作牧者多以

賄貨為墮夷患由是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
已嘗至貧衆歎曰此吳隱所酌之衆也飲一盃水何足

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
吾性乎遂單飲而在職累年甚有惠政

牛羊蔽野路

不拾遺

郭元振大定中遷涼州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
于撫禦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

被野路
不拾遺

勝築長城

李勣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太宗曰
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

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造人耕
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于長城耶

之法

王方翼為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為政
造人耕之法施闕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嚴肅

張嘉貞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為州人詣闕請留
政嚴肅將士以下皆斂足股慄

王暎為桂州都督桂州有屯兵常運衛永等州糧以饋
之暎始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

千頃百姓賴之尋又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
乃下勅曰宜須政成安此黎庶暎在州又一年州人立

碑以頌洛陽要重古難其人
楊恭仁遷洛州都督太宗
其政

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恭仁性虛澹必
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馬賜

瑞錦以彰善政

王方慶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方慶在
任數載秋毫不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

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
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節度使

後漢書劉虞為幽州牧就拜大司馬公孫瓚討烏桓詔

令授節度

魏志十九年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

晉書將伐吳詔使益州刺史王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度

至秣陵受王渾節度

唐職官志節度使

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
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

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

節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

記一人叅謀

無員

隨軍四人

皆天寶後置檢討未見品秩

凡天下節度

使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內者皆受節度焉其福州經略

使登州平海軍則不在節度之內

節度名與所管軍凡鎮名亦見地理志

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

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若大使加旌節以統

軍置未契以行

唐百官志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副使判
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
人館驛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親事各一人
隨軍四人節度使封郡王則有奏記一人兼觀察使又
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撫使則有
副使判官各一人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
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遣運判官巡官各一人
元武德

因隋舊呼為大總管其年諸州總加號使持節至七年
改為大都督貞觀三年以後行軍即稱總管本道即稱

都督永徽以後除都督帶使持節即節度使也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節度之名始于此至今節度使掌總軍旅顯誅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不改馬

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一次驛輒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于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節度使判宰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三日洗印視其刊闕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

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觀察使以豐稔為
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為下考團練使以安民為上考
懲姦為中考得情為下考防禦使以無虞為上考清苦
為中考政成為下考經略使以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
考修造為下考罷秩則交廳以節度使印自隨留觀察
使營田等印以郎官主之鎖節樓節堂以節院使主之
祭奠以時入朝未見不入私第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
都護皆親王遙領兩府之政以尹主之大都督府之政

以長史主之大都護之政以副大都護主之副大都護則兼王府長史其後有持節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正節度也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師

開元四年剋王嗣直除安北大都護充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部落大使親王遙領節度自此始也

十五年兵部尚書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宰相遙領節度自此始也兵志高宗永徽之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

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
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
諸鎮皆置節度使

五代職官志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銜
內宜兼押蕃落使二年詔頃因本朝親王遙領其在鎮
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
下侯伯并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
後只言節度使

國朝節度使並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長
史為節度觀察等使不臨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
防禦團練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乾德五年正月朔
乾元殿受朝賀置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
事節度使下帶使者位在卿監之下至是時升之開寶
三年以同州節度使趙文度為華州節度使不宣制誥
牒與節制同淳化五年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
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翰林學

士張洎上疏以為帶長史非使太宗令侯異日除授并

改正之咸平二年十月詔自今親王節度使如授大都

督府更不帶長史成德軍兼真定尹永興軍兼京兆尹鳳翔兼鳳

護國軍兼河中尹荆南兼江陵尹劍南西川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兼橋

興元兼江寧尹建康軍兼江寧尹天雄軍兼河徐州武寧軍兼宛

州泰寧軍周廣順二年降為防禦州以慕容彥超叛命初平故也國朝改泰寧軍陝州保

平軍梁開平二年改鎮國後唐同光元年為保義國朝改保平潞州昭德軍梁龍德三年改

正義軍節度以李繼韜歸順故也後唐同光元年復為安義軍長興元年復舊名昭義國朝改為昭德軍揚

州淮南

兼營田使

福州威武軍

兼三司發運使以上六州兼大都督長史

杭州寧

海軍

兼提堰橋道使

越州鎮東軍

兼提堰橋道使上二州并兼大都督

安州安遠

軍

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安遠軍節度至晉天福五年降為防禦使所管中州割隸許州以李金全叛命初平

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為安遠軍節度至周顯德元年十月又降為防禦使國朝復舊

延州彰武

軍洪州鎮南軍鄂州武昌軍夔州寧江軍廣州清海軍夏

州定難軍

兼押蕃落使以上七州并兼都督

青州鎮海軍

晉開運元年降防禦州與

登州萊淄三州并屬京以楊光遠判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為平盧軍節度國朝改鎮海軍兼押新羅

渤海兩蕃使

鄆州天平軍

兼河堤使

曹州彰信軍

晉開運二年升為威信軍節度

漢天福十二年降為刺史周廣順二年復
升彰信軍節度以單州隸之國朝因其名
密州安化軍

陳州鎮安軍

晉開運二年升鎮安軍節度漢天福十二
年降為刺史周廣順元年升為防禦州二

年升為鎮安節度以潁
州隸之國朝因其名

許州忠武軍

梁開平元年改正
國軍後唐元年十

月復改忠武
軍國朝因之

孟州河陽三城

兼河
提使

襄州山南東道

晉天
福七

年降為防禦州直屬京所管均房二州割隸鄧州以安
從進叛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舊為河陽三城

節度使國朝因
之兼橋道使

鄧州武勝軍

梁開平三年升為宣化軍
節度割泌隨復鄧四州隸

之與襄州分江心為界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威
勝軍周廣順二年改武勝軍改諱也國朝因之
滑州武

成軍

唐光啟二年改宣義軍節度唐同光元年復為義
成軍國朝改武成軍兼河提使熙寧中廢為郡今

復為房州保康軍鄭州泰寧軍兼河金州昭化軍晉天

年升為懷德軍節度天福十二年復堤使蔡州淮康軍澶州

鎮寧軍晉天福三年初升為防禦鎮寧軍以濮州隸之國

之朝因定州定武軍相州彰德軍梁貞明元年魏博節度

節昇軍亂以地歸後唐莊宗復為屬郡隸魏州晉滄州

橫海軍梁乾化二年改為順化軍節度以張萬進歸順

貝州永清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永清軍節度以博冀二

刺史邢州安國軍梁開平二年建為保義節度使割洛

國晉州建雄軍

梁開平四年升為定昌軍節度以絳沁二州隸之後唐同光元年改建雄軍國

之朝因

撫州永安軍麟州鎮西軍同州定國軍華州鎮潼

軍

初名感化後唐同光元年改鎮國周顯德元年降為刺史直屬京國朝改為鎮潼軍

耀州感德

軍

梁正明元年改崇州升為靜勝軍節度後唐同光元年改順義軍二年降國練州周顯德二年升為刺史

屬京國朝復舊

邠州靜難軍

國朝兼押藩落使

涇州彰化軍

兼押藩落使

廊

州保大軍秦州雄武軍

兼押藩落使

廬州保信軍壽州忠信

軍

後唐天成三年升為忠信軍節度國朝因之

亳州集慶軍

兼河堤使

宣州寧國

軍虔州昭信軍

後唐長興二年升為昭信軍節度國朝因之

蘇州平江軍

兼堤

提楊潤州鎮江軍兼提堰明州奉國軍湖州昭慶軍發

道使州保寧軍漳州武安軍泉州平海軍建州建寧軍梓州

劍南東川舊曰安靜國遂州武信軍四朝兼利州寧武

軍四朝兼閬州安德軍後唐天成四年升為保寧洋州

武康軍黔州武泰軍桂州靜江軍邕州建寧軍舊曰容

州寧遠軍

凡化外諸鎮節度使並兼觀察處置等使應州彰國軍

後唐天成元年升為節度以興唐豐州天德軍雲州大

軍為應州以隸之國朝因其名

同軍

後唐同光二年復為大同軍節度以應隸之國朝因其名

靈州朔方軍

大都督

州保順軍

後唐長興四年升為保順軍節度國朝因其名

沙州歸義軍梁州河

西軍

兼押藩落使

朔州振武軍

兼押藩落營田使

勝州振武軍

以上十州

并塞外

安北天德軍

大都督

談苑五代以來節帥牧專多遣親吏往諸道往來販易

所過不收算率以致富養馬至千匹僕廐至一千餘人

國初大功臣十數人猶襲舊風太祖患之未革其弊大

平興國初遂下詔禁之侯伯但給其俸及鹽酒商稅課

利分數錢後又罷之定歲給公用自三萬貫及千貫自此藩鎮量入為用無復嚮之毫侈太平興國初右拾遺李幹上言諸道藩鎮所管支郡多遣親吏掌其市征留滯商賈不便詔卻寧涇原渭鄜坊延丹陝虢襄均房復鄧唐澶濮宋毫鄆濟曹單青淄兗沂貝冀滑衛鎮深趙定祁等支郡並直屬京師不隸節鎮

元祐官品令節度使從三品

節度使為正任

春明退朝錄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正舍人院作制
楊文公外制集載潘羅支所鐸督朔方軍節度使制是
也其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

下然不鐸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鐸院告廷矣

以本軍東討

唐書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祿山反詔子儀以本軍東討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

師與賊將史思明戰大敗之于是河

當閫寄

李光弼勅持節行善

北十餘郡皆新賊守者以迎王師
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河西節度王
忠嗣補為兵馬使邊上稱為名將祿山之亂命郭子儀
為朔方節度使攻河西玄宗求良將委以河
恩信及戎
北河東之事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當閫寄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山賊任敦等三十餘萬衆入寇京師天子親征以禁軍屯苑內京師震恐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于涇陽而寇圍之數重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于左右前後寇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曰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可汗存乎報曰今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令公誠存安得見之子儀即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乃改賜衣物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好如初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少嘗為幽州軍校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勸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師張弘靖軍中推克融統軍務馬朝廷尋授以符節寶歷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賜疎弱執中使

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謝仍改賜衣物留其使楊
文瑞等克融後為本州亂軍所殺其子是嗣竊襲父位
不遵朝旨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殺之數其罪
上聞敬宗嘉之拜載義檢校戶部尚書封武威郡王幽
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

爪牙之用不計于逆順

楊志誠太和五年為幽州後院副兵

馬使事李載義因建中使擊鞠志誠遂于鞠場呼喚謀
亂載義奔易州志誠乃為本道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
驚急召宰臣牛僧孺先至上曰幽州之事奈何對曰此
不足煩聖慮上曰何也僧孺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
家休戚耶且自安史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
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
尺地斗粟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
因而撫之亦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
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借其土地必自為力耳則
爪牙之用固不計于逆順上大喜曰如卿之言朕洗然

矣即以志誠

為觀察留後

收復京師

德宗在奉天詔神策將李晟赴

檢校工部尚書

神策行營

節度使壁東渭橋以逼朱泚

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

軍于咸陽不欲

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與晟合兵乃詔晟移軍

合懷光軍晟每將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

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

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

先識以奪其志爾懷光並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懷

光屯咸陽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

以收復之計因朱泚交通其跡漸露晟懇為所併合會有

中使過晟乃宣令云奉詔使屯渭橋乃結陣而行去渭

橋不數日懷光果劫李建徽楊惠元而併其兵是時朱

泚監據京師懷光圖為反壁河朔借偽者三李納虎視

于河南希烈鵠張於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孤

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人心故英豪歸

向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
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
不可奪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時帝幸西川晟上表請駐
蹕梁漢以繫億兆之心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
失望既而移書渾瑊諸將尅期進軍城下乘勝大破賊
北遁去晟勒兵屯于含元殿前號令諸軍告諭百姓居
人安堵秋毫無犯晟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
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自古樹勲勞復都邑者往
往有之至于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
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
萬人非一日不通家信神策軍家族多陷于朱泚李晟
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
為朕也五日不通家信
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入京城號
令諸軍曰晟與公等各有家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
未晚五日內不得輒
通家信違命者斬
倚朔方軍為根本
肅宗南趣關輔
至彭原郡宰相

房瑄請兵討賊為賊所敗時方事討除平河中德宗還京詔太

原節度使馬燧與渾瑊等同討河中時天下蝗旱京師

言事者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

中密通京邑反覆不可保信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于

京師召見曰臣雖不武得芻糧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

之時懷光將徐庭光守長春宮燧挺身直至城下呼庭

光諭之令降且曰爾以吾言為不誠乎今相去不遠數

步爾當射我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遂出降燧以數騎

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渾瑊私謂參佐曰予嘗謂

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

料敵吾不逮遠矣燧率諸軍濟河兵八萬陣于城下是

日賊將牛居俊新懷光首以城降燧自京師上表請入

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西平詔書褒美上表請入

觀朱泚為幽州節度使自天寶末諸鎮逆亂泚率先上

表請入觀詔修甲第以待之至京又表請留從之

巡撫諸軍士皆賈勇

吳少誠幽州人為申光蔡州節度使善為治勤儉無私日完聚不奉

朝令貞元三年詔削奪少誠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而王師累挫潰少誠引兵退蔡州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吳少陽者本滄州人與少誠父朔相善及少誠知淮西留後乃以堂弟署為軍職及少誠死少陽密害其子自為留後少陽據蔡州凡五年不朝覲及卒少陽長子元濟主兵陰計既成乃屠舞陽焚葉縣掠黃山襄城汝許人多逃山谷殺傷驅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詔削元濟官爵加兵進討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給不逮諸將玩寇詔進裝度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元彰義軍節度使淮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度至邕城巡撫諸軍士皆賈勇唐都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建彰義軍節繼進李愬具橐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軍右度入蔡州取吳元濟

李愬西平郡王贈太師晟之子也有

壽畧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吳元濟愬請軍前自
効投唐鄧節度使書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
撓愬異之因釋縛立為捉生將士良感之曰賊將吳秀
琳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治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治以致
秀琳愬許之果擒光治而降秀琳又署秀琳為衙將秀
琳感恩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愬命其將田進誠
以騎三百擒祐而還官軍嘗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
縛而客禮之署為散兵馬使今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
無猜間又改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謀者屠其
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謀者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
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
顏由是愬乘其無備遂襲蔡使告期于裴度夜以李祐
率愬自將中軍田進誠以復軍三千殿而行時陰晦而
雪大風裂旗拂士卒苦寒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
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
愬不聽促令進軍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賊恃其房

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之李祐李中義坎墻而先登
敵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擊折者黎明雪
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田進
誠焚于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檻送京
師

父子皆建大勲

李晟克復京師市不改肆及愬平淮
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勲兄弟藉

父勲寵率以僕馬第宅相高惟愬六
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
六遷大鎮上門立

戟

李晟立大勲諸子猶無官宰相奏德宗即日召晟子
應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勲至上

柱國賜門立戟即今賜愿
乃與父並列榮戟於門

斬朱泚使

韋皋為營田判官
權知隴州留後事

朱泚既僭遂令家僮蘇玉使于皋又遣劉海賓校皋鳳
翔節度使皋俱新以徇于是詔皋為御史大夫隴州判
史置奉義軍節
度使以旌之
通南詔破吐蕃
韋皋拜劍南西川節度
使初雲南蠻吐蕃和好

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辛遣判官崔佑時入南詔說
今向化南蠻自萬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年
至是復通奉又遣將大破吐蕃數年之內終復萬州又
招撫西山羌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度以功加親押近界
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使然
在蜀二十一年重賦徵時論非之
方鎮以大忠大勲帶

宰相

河中節度使王鈞來朝責倖多譽鈞者上將加平
章事于是宰相權德輿奏曰夫平章事者非序進

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歷已來又
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鈞無大忠勲又非
姑息之時欲假此名
實恐不可上從之
二鄭僖宗時黃巢犯長安河東節

難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譴宗人同年
登進士第畋亦舉兵遏賊由是國威復振
以宰相鎮

鳳翔

上

五盜

朱滔田悅王武俊三盜既相推獎王䟽又
遣使于李納納稱齊王四盜共推淮西李

希烈為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
初行臺之制五監合從國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
馬燧等雖志在勤王意莫能敵艱患難俄
而涇師犯關帝幸奉天遂引軍還太原
不取公尉烏

梅勣宗朝宰相蕭傲累至司空弘文館大學士時盜起
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傲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

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傲惟公廉南海雖
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

左右于公尉取之傲
父子鎮淮南
李德裕父吉甫年五
知而命還之買于市
十一出鎮淮南五十

四復相及德裕鎮淮南
就第賜旌節
至德以來除授必
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也
遣中使領旌節就

第賜之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廣故王
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鄭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

其使曰餘慶家貧
政出監軍
憲宗時楊於陵為嶺南節
不得妄有求取也
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

遂振詔奏憲宗令進與漫官宰相裝珣曰以遂振故罪
一藩不可請授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
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珣
具奏其事請以李鄴代之
臨江大閱互相聘賚
韓浣自蘇

州刺史為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潤州刺史鎮海軍節
度使浣安輯百姓境內獨理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
騷然李希烈既陷汴州浣乃遣裨將李長榮等與宣武
軍節度劉玄佐為犄角計襲解寧陵之圍復河汴之路浣
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浣即于所部閉關築石頭五
城自京口至五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
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
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起建業抵京岷樓雉相屬
以佛殿材于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浣以國家多難
恐有永嘉渡江之事豫備以迎鑒亦申徵自守也時陳
少遊鎮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浣亦以兵三千人
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于江中以金銀綵綵互相聘

資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饑饉加之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朝廷獲

相知祿山有叛相

張九齡為相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

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勅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叛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後九齡死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詔褒贈有先覺合于

著策先覺合於著策

上

稱兵入朝不由奏請

昭宗乾寧二年河中

節度使王重榮卒三軍立重榮子珂知留後事太原節度使李克用亦上言重榮有功於國其子珂宜賜節鉞邠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各上言王珂螟蛉不宜縱襲請以王珙為河中嗣子昭宗為先允克用之奏久之不下于是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各率精甲數十人入覲京師大恐人皆亡竄昭宗臨軒自諭之曰卿

等滿侯宜存臣節稱兵入朝不由奏請意在何也茂貞行瑜汗流浹背不能對惟韓建叔入覲之由上并召升樓賜之卮酒宴之于大同殿茂貞行瑜極言南北司相傾深蠹時政請誅其太甚者乃貶宰相韋昭度李穀尋殺之于都亭驛及殺內官數人而去時三師同謀廢昭宗立吉王閔太原起軍遂留兵宿衛而還諸盜

所有之地

自大曆中李正已有淄青十五州之地李寶臣有定易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

地梁崇義有襄鄆六州之地各聚兵數萬始因叛亂得位雖朝廷寵待加恩心猶疑貳乃連衡盤結以自固如

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飛語有辭而諸盜完城繕甲畧無寧日

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

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溫枝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中鐵勒九姓首領來降歌溫枝延授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以禦邊懷恩世襲都督善格闕達諸蕃情有統御材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其功居多又從子儀

赴靈武行在自是累破賊收兩京皆立殊功進封太寧
郡王朔方行營節度使懷恩為人雄毅寡言而剛決犯
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子儀每
事優容行師用兵倚以輯事代宗即位中官劉清潭請
兵于回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為史朝義誘傾國入塞先
肅宗以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
宗以懷恩女妻之其可汗請與懷恩及母相見詔從之
令相見于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朝義既死詔
懷恩旣可汗還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
以可汗是其子弼疑其召戎閉關不納且告恩可汗相
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一舉滅
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功無與讓又為辛雲京所拒
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水會中使駱奉仙使雲京
言懷恩與可汗為約逆狀已露乃與奉仙厚相結歡奉
仙回至懷恩所母諫奉仙曰爾等與我兒約為兄弟今
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

初酒醉懷恩起舞奉仙贈纓頭鮮懷恩將酬其貺奉仙
遂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為今節奉仙固辭懷恩
苦邀之命藏其馬奉仙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
收吾馬是將害我也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
馬奉仙曰奏其反狀懷恩遂有貳于我懷恩以寇難來
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城再收兩京皆
導引回紇摧滅強敵而為人媒藥蕃姓獷戾怏怏不已
乃上書自叙功伐且云回邪在側不敢入朝上令黃門
侍郎裴遵度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懷恩抱遵度足
號泣而請遵度因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其副將范志誠
說之不可又許令一子入朝志誠亦不可遵度復命懷
恩令子瑒率眾攻雲京瑒大敗而焚上遣郭子儀代之
喻以逆順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為張如岳斬之獻首
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母渡河北走靈武餘
眾束甲歸子儀懷恩至靈武亡命眾復振至秋誘吐蕃
十萬人寇涇邠子儀拒之而退永泰中糾合諸蕃號二

十萬南犯京師大敗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蹕遇疾昇
歸死于靈武自懷恩逆命三年上為隱忍下制未嘗言
反狀懷恩死上為之憫然曰

奄有襄漢七州之地

梁崇義長

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也
安人有脅力為羽林射生從來瑱于襄陽瑱朝京師被
誅眾推崇義為帥朝廷因授以節鉞以襄州為海陸兵
禍屈法含容遂與田承嗣李正己李寶臣為輔車之勢
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淮
西節度李希烈數請與討朝廷仗信以來之加平章事
賜鐵券誓以手詔微之不至乃微四方兵使希烈就而
擊之崇義拒戰而敗降其二將希烈使就本兵入襄號
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閉壁將守者斬關而出不可
止崇義與妻
募兵千人赴蜀
李絳為興元尹山南西道
節度使時南蠻寇西蜀詔
徵兵赴援絳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
所募皆還興元兵額數定募卒悉令罷歸監軍使楊叔

元怨鋒不奉已因募卒來辭以言激之乃譟聚起府劫庫兵入使銜鋒方與賓僚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牙將王景延力戰不能禦鋒遂為斬亂者首祭李絳李亂軍所害從事趙從約薛齊俱死既為亂軍所害文宗授溫造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于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牙兵圍之賊千餘人皆斬首于地流血四注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段餘並斬者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儋帥太和初忠武軍節度使王沛景延等餘投尸於江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以高錡深沉方雅曾判史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錡事未及聞陳許表果至請錡為帥自大愿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輪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于人得鎮之後則青血疲民以償之及錡之拜以內外公議指紳相慶

曰韋公作相
債帥鮮矣

誅舞文吏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賊

判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公綽
判之曰賊吏犯法法在茲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以戎

服見牛僧孺

柳公綽使山南時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
綽具戎服于郵舍待之軍吏以漢上地高

于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
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之

父子偕逆

安祿
山胡

人也為范陽節度使玄宗寵之祿山請為貴妃養子晚
年益肥壯垂手過膝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馬楊國
忠屢奏必反而上益親厚之及歸疾行出關倍道而至
范陽人或言其必反玄宗皆怒縛送與之玄宗再召託
病不至遂反于范陽矯詔以兵討楊國忠時天下承平
日久人不知戰朝廷震驚禁衛皆市商洛陽既陷祿山
僭號渾關不守玄宗幸蜀祿山造逆之後眼漸暗至不
見物尤躁急動用斧鉞嚴莊者祿山之謀主亦被捶撻

莊夜將刀領豎子李猪兒同入祿山帳內令猪兒以大
刀刺其腹祿山眼無所見但撼帳惺大呼曰是家賊也
賜數斗流床下言訖氣絕嚴莊宣言祿山傳位于晉王
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繼而郭子儀敗賊于陝西曲沃
慶緒奔河北嚴莊來歸順肅宗遣子儀等九節度率步
騎二十萬攻之子儀固自十月至二月慶緒城中人
相食者七萬餘人鼠一頭直數千慶緒求救于史思明
言禪讓之事思明引兵至與子儀戰我師敗解圍而去
思明營于鄆南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
諸將謀欲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可背史王乎時思明
已偽稱燕王俄聞之誘慶緒至軍責之曰爾為人子殺
爾父以求其位吾為太上皇討賊即牽出并其四弟皆
縊殺之祿山父子
史思明與祿山同鄉里相校一日而
偕逆三年而滅
相善俱以驍勇聞與祿山同為互市郎事張守珪頻立
戰功祿山奏為平盧軍都知兵馬使祿山反命思明討

饒陽等諸郡陷之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始祿山陷兩
京常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于范陽不知紀極由是資
其逆謀判官耿仁智忠諫之士勸思明歸順遂奉表以
所管兵八萬人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河
北節度使朝義以下並為列卿後肅宗使烏承恩為副
使候伺其隙承恩從京來宣思命思明留承恩且在館
中令憐其所寢牀伏二人于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
思明令省其父夜後私于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
授吾節度使矣牀下二人叫呼出以告思明令執承恩
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郡史那承慶鐵券及李光弼與
承恩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思明集將吏百姓向西
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
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又于魏州殺安慶
緒并有其衆遂僭稱大號思明軍並振遂再陷洛陽李
光弼相拒于印山下官軍不利思明至陝州為官軍所
拒追歸永寧築三角城約一日內畢朝義築城畢未泥

思明至詒之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待收陝州斬却此賊朝義思遂與其將駱悅等謀殺思明而朝義僭偽位朝義思明之孽子也與官軍戰于邙山下敗績走河北偽范陽節度李懷仙生擒來獻梟首闕下刺史失職鳥重胤為鎮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若刺史各得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蓋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奪刺史縣令權職自作威福故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詔從之由是法進錢李正己畏思德宗威德乃表獻制修立各歸召分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欲以計逗遛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崔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知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正己所獻錢資軍人使荷聖德又令外藩皆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

古之良將無加

烏重脣為河陽節度使非西吳元濟軍人李端者過激水來降其妻為賊東縛

于樹嚙肉食至死叫謂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重脣自行間為將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長慶三年再領天平及病牙將王贊饋以股肉歿後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祭之

肩輿于三軍之中

張弘靖宰相延實之子嘉貞之孫憲

宗時自宰相出太原節度使遷宣武節度使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已授幽州盧龍節度使弘靖入幽州薊人皆夾道觀之河朔軍帥昌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入燕之時肩輿于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于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語責吏卒多

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抗得兩石弓者不如識得一丁字軍中深恨之劉勰歸胡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藺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四弘靖于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數人皆殺之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為帥弘靖不對軍人乃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洄為兵馬留後洄自以老病推其子克融統軍務朝廷乃除克融為幽州節度使貶弘靖為撫州刺史

濕稍 李希烈叛攻臨汴州節度使李勉潛師潰圍南奔宋州希烈性慘毒其攻汴州驅百姓今運土木築壘整猶怒其未就乃驅以填之謂之濕稍既入汴州于是僭號曰楚年曰武成立宰相署百官以汴州為大梁府既而諸軍進討希烈遁歸蔡因食牛肉遇疾其將陳仙奇令醫人置藥毒而死妻子兄弟共七十餘人

田承嗣屈膝于郭子儀

承嗣方跋扈魏州傲並誅之

狼無禮郭子儀嘗遣

使去承嗣西望拜之指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于人若
干歲矣今日為公拜李靈曜據十州公私財賦一皆過
絕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

佩四將印

王忠嗣天寶中為河

西隴右節度使尋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
使佩四將印專控萬里國初以來未之有

不聽樂飲酒

段秀實拜涇原鄭州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
無贏財退公之後

劈木契分授之

李巨玄宗時祿山陷東京授河南節度使

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為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
取信兼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為統額南節度使一

弓一箭必書其名

王忠嗣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

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于上以記之軍罷即
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物

華蠻

詣闕請立生祠

盧鈞字子和開成元年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

舊帥作法典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而物故者鈞減俸錢為營樁積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焉

亡馬

李愿戡之子元和元年夏綏銀省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

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牒于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繫之胯下仍置書一紙曰馬逸失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疋贖罪并亡馬

帥臣鑿凶

門而出

李聽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致聽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

而致聽公署耶遽命葺之卒無變異

軍中有折旅店之亡箸者斬之

高崇文憲

宗元和初為右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討西川劉
闢至興元軍中有折旅店之亡箸者斬以徇初闢擒東
川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棣州而歸康八戰皆捷高崇
文為
求雪己罪崇文以康戰軍失守遂斬之
長武城使承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相杜黃
裳以為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克左神策行
營節度使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
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
中使至長武叩時宣命而辰時出
出俸錢贖賣子朱忠
亮本
師五千器用無闕者八戰皆捷

出俸錢贖賣子

朱忠
亮本

名士明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
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度使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
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造烏蘭橋王似元和中靈鹽節
度使先是吐蕃欲成
約二百人卒贈僕射

造烏蘭橋

王似元和中靈鹽節
度使先是吐蕃欲成

烏蘭橋先貯材于河湟朔方節度使常潛委材河流終
莫能成蕃人知似貪而無謀先厚遺之後併役成橋築

月城以守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為恨**焚匿名書**王鈔字昆吾代杜佑充淮南副節度使鈔明習

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嘗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投鈔鈔內之韓中韓中先有它書以雜之及吏

退鈔探取它書焚之人信其匿名書亦焚也既歸省所告異日以它微事連其所告者禁窮按驗之以誦衆下

吏以為**賜古器**牛僧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辭日賜觚散搏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

神明**身率軍士與同勞逸**李元諒德宗時加隴右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臨

御正人也**洮軍等使移鎮良原古城多推圮隴東要地敵入寇常**

牧馬休兵于此元諒遠峰候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

勞逸芟林雜草斬荆榛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為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生殖之業陶冶必

備敵無寇掠父子俱擁節旄鎮成德軍以布為河陽三

涇隴又寧

城節度使父子俱推節旄同日拜命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以忠勤多田氏未嘗問百

姓間事

郭英乂為劍南節度使頗忠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鑪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

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頗怨烏集為候柳仲郢之兵馬使崔旰因人心為亂殺英乂

軍節度使卒于鎮自拜諫議後每遣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家人以為候

除太平好方士

李抱真德宗貞元中為昭義軍節度使晚節好方士以求長生有孫季長者為

抱真鍊金丹紹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他年朝上

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九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

數日矣道士牛洞玄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餘丸頃之卒牙

軍廢置主帥

五代羅紹威魏州人襲父弘信花鉞昭宗時進封郡王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遣

博衛貝等六州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尤疾者強賈奏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田氏以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于其手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之心銜之紹威見唐祚衰陵羣雄交亂梁太祖兵強天下必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每慮牙軍變易心不自安乃遣使告梁太祖求為援梁太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寇滄州先是安陽公主薨于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勲選兵千人實兵仗于巨桑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汝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梁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于滄景牙軍頗疑其事是月十日夜紹威率兵馬與嗣勲同攻之時宿于牙城千餘人遂明盡誅凡八千家皆赤其族紹威雖除其禍然辱有自弱之悔

聚書萬

卷

銘威鎮魏十七年薨紹威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伏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每宴會與賓

佐賦詩江東雖隱者佐錢舒軍幕有詩名紹威遣使賂之叙而卷之敬

東西川皆有雄據

意

復唐天成中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深相沿未改其東西合從落副大

使只云節度使時孟知祥為西川董璋為東川皆有雄據之意

置私廟

哀帝三年勅魏博節度使羅紹

威宜許于本鎮置三代私廟

劫陵

溫韜少為羣盜背李茂貞歸于梁歷耀許州節度使在耀七年唐帝

諸陵發掘殆徧取其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莊宗時輒自許州入魏覲復貴金帛賂遺權重及納

賄中宮獲免得歸蒲頃之授代歸闕久留京師親黨或憂其闕乏其子揚言曰使一棵體黃漢足了一年之費

蓋謂叔陵得金偶人佛子

張筠初仕後唐為永興軍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于路則給以口食衣物

境內除省賦之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
秦民懷惠呼為佛子後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
地咸用前政

獲蝗一斗給祿粟一斗

五代趙瑩為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

大蝗境內捕蝗者獲一斗給祿
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
名振北狄安重誨為成德軍節度使
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
萬眾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
狄自謂天下可

天下可一箭定上

佞佛

周宋彥筠初仕晉為同州節度

使溺于釋氏後為邠州節度使嘗謂人曰吾前後供僧
一千餘萬造佛室九十餘所又嘗召僧讀畢生經日課
若干卷至瞑目乃已今不負所課如嬰疾不能開讀隨
即填補立券設呪每僧給二十緡僧至者甚眾乃減緡
一半未幾止給三歲緡其無行貪狠之僧利其緡投券
者填咽彥筠患之乃止初彥筠一旦與其主母有微忿

遂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安乃修浮圖法以
禳之因而溺志于釋氏其後每歲至佛入涅槃之日常
衣新袈裟勸于像前其佞佛如此家有婢妾數十人
皆令削髮披緇以待左右為當時所誦

旄節有

聲

王峻相州人其父為本郡樂營使峻善歌歷事張筠
趙巖張延朗皆以善歌親愛及延朗誅資產盡入漢

祖峻在籍中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德帝時周太祖鎮鄴
峻為監軍太祖起闕綢繆惇惓贊成大事既而踐樞相
之位貪權恃寵無禮于君太祖以佐軍之故每優容之
無何邀求兼鎮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而貶商州
司馬死于貶所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造旄節以備迎
授前一夕其旄節有聲甚異聞者駭之王者曰昔安重
誨授河中節一時良將九國志吳榮再用累歷藩鎮救
亦有此異聲一時良將尚素儉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
一時之取與有節南唐姚景鍾為壽春節度使壽春大
良將也取與有節郡每節使上供億甚厚廳事階間置

大櫃數具納金曰滿其中無易之及景
鍾至命去櫃取與皆有節即人便之
去金櫃上邊和

高

邊錫柔儒好釋氏初從查文徵平建州凡所克獲唯
以全活為務建人德之號曰邊佛子及克定長沙市

不易肆譚人並喜謂之邊菩薩及鎮湖南政
出多門絕無威斷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貪冒財貨

前蜀王宗裕為武德軍節度使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
作銀鑄記年月每五銀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其子諫
曰牛革著物堅確後難可 自監擁護節旄後蜀李奉虔

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

自監擁護節旄

後蜀李奉虔

大將軍為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浸城
奉虔置堰開滿瀕二十餘處洩其高水築堤以護之城
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自 納禮錢國朝建隆

監擁護節旄自奉虔始人皆榮之

納禮錢

國朝建隆

宰相 節度軍州有三印

大中祥符九年上覽河南節度
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

察印以問宰相王旦對曰節度軍州有三印節度印隨
本使用則納有司觀察印則州長史主之州印畫則付
錄事參軍掌用幕則納于長史凡節度在本鎮兵仗則
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田職則觀察判
官大使推官署狀用觀察印符判屬縣則大使判署用
州印印之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内觀察等使
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其兵旅言管内則總察其風俗
言刺史則蒞其州事石普獨署奏章當用河南節度使
印

願世世奉藩

退朝錄尚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國貢
獻不絕帝以其恭順待之甚厚及討江

南命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屢獻戎捷及拔
常州拜守太師依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
行營帝益加之詔令歸國江南平王請入覲許之既至
會太祖幸洛陽裡知西駕有日矣詔促其還忠懿臨別
面叙感戀願子孫世世奉藩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
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既得歸喜甚

以為永保其國矣是歲永昌鼎成
復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王府焉
兄弟同領鎮

五代符
彥卿

天福初授同州節度使兄彥饒亦
鎮滑臺兄弟同領鎮人皆榮之

節度觀察留後

唐節度有留後長慶四年留後改為知院官從王涯請
也寶曆初復為留後大中十一年成德軍節度使王紹
鼎卒以御史中丞王紹懿為成德軍節度留後留後之
名自此始也

國朝大中祥符六年景德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規為

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任兩使留後非致仕之官以承
規逮事三朝有勤效特以授之

元祐官品令節度觀察留後

正四品

節度觀察留後至刺史兼領他官為遙郡

觀察使

唐職官志觀察使副使支使掌諸書記推官巡官衙推

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

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

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

人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

置使

唐百官志觀察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于州

國朝凡諸衛將軍及使遙領者其資品並止復本官敘防禦團練使刺史亦同大中祥符七年詔觀察使並帶刺史元祐官品令觀察使正五品

自節度觀察留後至刺史兼領它官者為遙郡

不以我服謁

唐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今狐峘為吉州刺史齊映廬察江西行

部過吉州映雖曾為宰相然驟達後進峘自恃前輩有以遇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

峘曰卿何如人白頭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

為憾映至州奏峘糾前政過失鞠之無狀不宜按部臨人

蘭亭絕唱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佳山

水榭所辟幕職官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馬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

絕唱除淫祠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除淫祠一千一十所罷進繚

綾德裕在浙西詔進長幅盤條綾一千疋德裕奏論之云凡諸天馬絲綾盤條文采珍奇只為聖躬自服

今織千疋費用頗多在臣愚誠所未喻優詔報之罷進

奏罷泗州戒壇

徐州節度使王智興

聚貨無厭以敬宗延月于泗州置僧壇度人凡髮夫到者人納二緡給牒而回落髮者無算人意在于規庇徭產新西觀察使李德裕今蒜山渡數其過者日百餘人惟千四舊沙彌餘悉蘇常之民德裕並勒還本賈奏云若不禁止至誕節則江淮南

獻丹宸箴

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度疎遠

賢能昵比羣小朝坐月不二三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

危漸西觀察使李德裕身居廉鎮乃心王室遣使獻丹

宸箴六首宵衣諷坐朝希晚也正服諷御服乖異也罷

獻諷敏求怪珍也納誨諷侮棄忠言也辨邪諷信任羣

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以所蒞之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

郡租賦自給

裴珀相憲宗先是百姓輸賦于州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

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室估人以自

封殖重賦于人及珣奏諸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
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乃以其所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
足然後許取于支郡其諸州送使

知權制變

柳公綽為
鄂岳觀察

名額悉令上供故江淮稍息焉
使王師討吳元濟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
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也因奏
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以廉使禮事之公綽
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
服兩郡守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指麾
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公職名以兵家從事矣聽曰惟
公所命即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
都虞候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
于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而公綽軍中動靜悉用
聽謀故鄂軍戰必克捷軍聲遂振其知權制變為當時
所進銀瓶高八尺

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常以頃為輔相
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倍斂貢

奉及為大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蕙為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為瓶高八尺視公蓄如私藏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頗事奢侈厚以財貨賂遺權貴現公蓄

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因代還京師憲讓憲官德宗即宗聞其治第過侈薄之還拜光祿卿

觀察使鮑防胡南觀察使蕭復讓憲官從之自兵興以來古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臺省街至是除韓滉蘇州刺史杜亞河中少尹鎮都團練觀察使不帶臺省兼官自是諸道非節度而兼憲官者咸

讓之停詔免王晬死李勉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

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幸所誣勉詢將吏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

詔飛上聞為木偶人署名位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

晬遂獲免

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勉勉曰為父獲災亦可矜也

不恤人疾苦

崔莧字野夫乾符中出為

陝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屑細故權移僕下河南寇盜蜂起朝綱不振而莧自恃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早莧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乃咎之吏民仇怨既為軍人所俘剪其髭鬚拜而為軍人所俘剪其髭鬚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

賜鞭以表忠節

張建封字本立貞元

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十三年冬入覲德宗禮遇加等及還鎮特賜詩又令中使賁常所執鞭賜曰卿忠正節義歲寒不移

還鎮賜詩

上

水

寶歷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李德裕奏畧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巧錢數月以來江

南之人奔走塞路其水斛價三千而取者益之它水緣路轉以示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昔吳時有聖火事皆

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
孤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乃從之
代貧戶輸稅
王仲舒為

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權酒私釀法深仲舒
至鎮則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
胥吏

以為神人

崔咸字重易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
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

堆積咸夜分省覽剖決判斷
夢鄭處誨族父朗為定州
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為神人
鄭度使時處誨為工部

侍郎因早朝假寐于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

過汴州而朗為汴州帥留飲錢仰視屋棟皆飾以黃土

宿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為掌書

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授浙東觀察使行

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夢仍致手書乃先疏所夢比至寔

于清署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

四座咸歎移時勤儉清苦
貝湊為福建觀察使為政勤儉清苦
有美譽宰相竇叅以私怨惡之數加

踏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及德宗召湊至京對于別殿令殿上走行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叅之誣尋以湊為陝州大都三州九國志吳越錢俶傳太平興國初倣表督府長史三州薦俶及其弟儼于朝詔以俶為慎端師儼為新婦儒三州觀察使蓋俶儼皆嘗為僧俶復好睡執政者以戲之也時繫金魚國朝陳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及陸謝自陳本儒生習粗豆一旦蒙陛下易以式并所惜者腰下無金魚袋命特繫金魚以示好坐木馬歸田錄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塔也優恩

好坐木馬

嘗與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

武饒則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

兼領刺史

大中祥符七年三月

翰林學士陳彭年言檢討唐以來故事觀察使並合帶刺史詔自今除觀察使可兼領之

防禦團練使

唐職官志防禦團練使

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都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

刺史兼之不賜旌節上元後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署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

後未見品秩

唐百官志團練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防

禦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

國朝元祐官品令防禦團練使從五品

更見節度使門

使名不廢

唐書代宗即位諸州防禦使並停明年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防禦使俄還節度使蓋防

禦使之名不廢也其團練使都團練使亦不輟授焉若李勉魏少遊相繼為江西都團練觀察使之類腹

心代宗永泰二年制曰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朕之腹心清淨為理丁公著授浙江西道節團

練觀察使二年授河監練柳芳唐歷鄖謀欲上封事與南尹皆以清淨為理柳席泥首哭于都市上召見

因獻三十字每一字論一事不合帶街大歷十二年詔刺史官街有持

節諸軍事不合更帶團練使等街宜便令主當州兵事制之其使司馬同副使例專押案其判官便令司兵判

兵馬司倉判軍糧索司士判甲仗案節文武官拜送于

度及都團練使不在限故團練使不廢文武官拜送于

路九國志吳楊濛字志龍行密第三子天祐中領廬州團練使渭龍位封廬江郡公持節冊徐溫大丞相溫

見之謂左右曰此兒瞻顧時異恐難其下因請為楚知

州團練使渭親饒之文武官拜送于路觀者美之知

物態徐知諫溫第五子武義初授潤州刺史充本州團

練使庖人請酒二斗淹蟹知諫笑謂曰螭螭小戶

給五升醇矣自是州人以為知物態昏憊之

立碑賜文

國朝初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

馬都監漢超牧齊既久郡人愛之求為立德政碑太祖嘉其請詔太子率更令徐鉉撰文以賜之

無檢

操不宜任承流

至道二年工部侍郎錢昱為鄂州團練使昱秦國王俶之子也歸朝領白州刺史

史上表自陳嘗習文藝求改職除秘書監遷工部侍郎連知宋宿泗等州無善政至是郊祀中外官進秩上謂

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承流故有是命

天下稱為楊無敵

楊旼字延昭真宗時

為防禦使屢有邊功天下稱為楊無敵外寇皆畫其像而事之云以禦鬼疾

畫像以禦鬼疾

上備豫有素寇不能犯

薛可言言少帝即位連澶州防禦使時寇至魏博游騎晨夕至河

上可言備豫有素寇不能犯

治郡寬簡民皆便之

李璣世宗時為安州刺史本州防禦

使治郡寬簡民皆便之吏民數百人詣監軍馮
守規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竇儀撰文賜之
以俸錢
分施饑民郭夔世宗時為齊州防禦使歲不登以俸錢分施饑民自隣境來者亦均給之人懷其惠
相率詣闕頌其
德政許立碑

節度行軍司馬

五代史後唐天成四年勅諸道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或
帥臣不在其軍州事節度副使權知

國朝元祐官品令節度副使行軍司馬防禦團練使為
散官節度行軍司馬從八品

盡理箴規

唐劉悟節制鄭滑奏賈直言置幕中後遷于潞亦與之俱行悟織微乖失直言必盡理箴

規以是美譽日聞于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微之悟拜章乞留復授檢校右庶子依前充行軍司馬簡自

上意

自兵興以來方鎮少微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馬故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

吟嘯盃酒

自適

至道中李昉知衛州受代歸闕翰林學士承旨陶穀適掌選証奏昉嘗薦親黨求為東畿令太祖怒

之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于上前投冠于地抗聲論列云穀因上太祖終疑之昉亦不自辯出為彰武軍司馬在延州每以吟嘯盃酒自適召還拜中書舍人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

唐天寶後有副使判官

五代後唐同光二年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
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并本道本州各當辟
舉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長興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
准天成二年六月勅行軍副使兩使職官防禦判官等
元未定月限勅行軍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僚及防禦
團練使判官推官軍事判官並宜以三十月為限如是
隨府不在此限

國朝元祐令

見行軍
司馬門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

幕職官

唐

見前副使門

五代後唐長興二年詔兩使判官罷任一年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官巡官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改轉官資職次其有績效尤異若文學超邁或為衆所推或知己察舉並加擢任不復限年清泰三年五月詔兩使判官畿赤令取郎中員外郎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官寮選擇任使俾藩方

侯伯叅佐得才朝列具寮中外迭處

更見前副使門

國朝兩使各置判官推官一人節度掌書記觀察置支使餘州置判官推官各一人事簡者不具設

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為幕職官

武昌多士

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時武昌號為多士

李紳不受李

錡書幣

唐李紳登第後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為從士紳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

欲殺紳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

畢誠三佐杜悰

杜悰鎮許昌辟畢誠為從

事悰領度支誠為巡官悰鎮揚州又從之悰入相誠為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悰為東川節度悰

之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杜甫見嚴武不冠

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為磁州刺史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褻躁放恣常醉謁登武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于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笑咏與田叟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善子割斷裴寬以文詞進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騎射彈碁投壺

特妙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銑引為賓筵間多忽判官清幹善于割斷銳重其才以女妻之

略趙博宣文章俊拔性率使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為從事實筵間多所忽畧環不能容誣奏扇惑軍情詔

令環決杖四十流于唐州人皆以為狂李景略斷張光殺妻李景略以蔭補幽州功曹

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為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斷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亭午

有士厲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
右有識者曰光妻也因授大理司直
謙謙李藩字叔

修檢雅容儀好學張建封在徐州辟為從事居幕中謙
諫未嘗論細微後建封死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建封

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往殺之佑素重藩
懷詔旬日不忍發藩覽之無動色佑曰吾已密論特以

百口保君矣德宗聽佑解怒亦釋亟追藩赴闕及
呂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耶釋之除秘書郎
陰察

祿山

權德輿父臯字士諒安祿山充河北按察使假其
才名表為從事臯陰察祿山且叛欲潛去慮禍及

老母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回過昌福縣尉仲謨臯
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

至臯示已暗瞞謨而瞞謨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訖送
葬其棺人無知者祿山不疑其詐死詐其母歸及渡

江祿山已反矣
由是名聞天下
凝然握管
劉三復長于章奏李德裕尤
奇待之德裕鎮浙西及遷秩

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
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每獨處
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參佐賓筵上**獨加禮敬**崔衍遣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土者待賓僚率輕傲行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幕**

中之士多顯達上

詩如師友

崔咸字重易元和二年擢進士第鄭餘慶李餘簡辟

為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

累邀方至府第

崔觀梁州人為儒不

樂仕進山南東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為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為吏無方略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

者優

積習名教

柳公綽字仲郢字諭蒙牛僧孺鎮江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

嚴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為監察御史

和凝報賀瓌

五代史和凝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

璩知其名辟至幕下凝善射時璩與唐莊宗相拒于河
上戰于湖柳坡璩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璩顧曰子勿相
隨當自努力凝對曰大丈夫受人知有難不救非素志
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凝叱之不止遂引
弓射之應弦而斃璩獲免遂
先奏後聘
唐桂管觀察使
以女妻之由此聲望益隆
楚之才欲以禮聘召推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聘楚以
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謝
拱不預遊宴乞歸奉養
奏辟舊僚
宰相徐商領鹽鐵奏
即還太原人皆義之
王徽為叅佐及徵拜

拾遺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以奏辟而不敢言徽
探知其旨即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
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
輕脫
筆談感文肅為
中侍御史賜緋充荆南節度判官
輕脫
右丞知揚州時
夏有章自建州司戶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
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熟過客其

器重者方召一飲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
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而還之使人謝有
章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
判刁鐸具言所以鐸亦不喻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
得無激觸否有章曰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
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必是將命者所忤爾乃往見文肅
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鐸
曰何也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撰新
莆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于此官
志已滿矣切記之賈文元時為叅知政事與有章有舊
乃薦為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
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政充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
未幾卒文肅聞人物張亢體肥大王琪瘦骨立歸田錄
多如此不復挾它術要元獻
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副為西京留守時年
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

琪瘦骨立元目為猴二人自譏謂琪嘗嘲元曰張元觸
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為之大笑

節度觀察判官

唐天寶後有判官未見品秩

五代後唐長興二年詔兩使判官罷任一年書記支使
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官巡官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
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改轉官資職次其有績效尤
異若文學超邁或為衆所推或知己察舉並加擢任不

復限年

餘見前
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節度觀察判官從八品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善屬文進士登第李說麗紱鄭僭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辟為從事自書記至

節度判官歷使府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善之

太原奏至

上奏辟舊僚

已見幕職門

異席資事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咸

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鴻漸有學識栖筠嘗異席資事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璧為觀察判官軍

政不恆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減員

揚館請減觀察判官之員數

判官之肉其

足食乎

九國志闕滿承祐為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為節度判官延政與福州構怨日尋干戈承

佑上書諫曰兄弟天倫也古稱外禦今以一朝之忿而忘大義滅孔懷之性傷人倫之本欲邦國之化不可得

也延政不納嘗因福州使至延政大閱兵甲以誇示之其言益悖承佑長跪固諫延政怒顧謂衛士曰判官之內其足食乎承佑聲氣益厲久之乃解及延政建號以為吏書

節度掌書記

沿革見幕職官門

國朝元祐令節度掌書記從八品

檄愈頭風書成馬上

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少受學于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

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魏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又典畧曰琳作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頭風頓愈又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竟不能損
章表殊健書記翩翩魏文帝與

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文房南史趙知禮蔡景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文房歷屬陳武帝經綸

之曰居文房

占授軍書下筆便就

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討元景

書記之任

仲也或薦之引為書記知禮為草遺詔于白刃之中唐鄭文瞻連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

僊鎮太原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

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迫令孤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

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軍為露布上行在

士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並重

干公異能文章後拔為李招討府掌書記晟收復京師

公異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虞

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勝自左右為之嗚咽

既而曰不知誰為之對曰干公異為之詞上稱善久之

下筆不能自休

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孤楚能章奏遂以其事投商隱自是始為

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

檄高麗

元萬頃善屬文從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勣令萬頃

作文檄高麗其語有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

嶺翰動如飛

李巨川字下已乾符中屬天下亂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為掌書記時

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糾合諸藩協力誅寇單書奏

請堆積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

悚動重榮收復

諸侯章奏語太浮華

文宗謂侍臣曰近功巨川之助也

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以誠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

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樊榘末實在盛時乃以高錯為

禮部

以舊人待之

馮延巳遷駕部郎中元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白結於宋齊丘璟愛

其多能時以舊人待之及昇卒璟即位延巳喜形於色

璟未聽政延巳屢入白事璟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何

為煩也 自有常職 上 在幕中十餘年未嘗趨附府公 喬公

也田員外郎齊丘鎮豫章公舜為掌書記性簡率在幕中十餘年未嘗趨附府公但重其文章以進用

觀察支使

沿革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觀察支使從八品

器局有聲

唐韋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本道採訪使韋陟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

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陟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蒞有聲累遷刺史 員推韋

狀上

節度觀察推官

國朝元祐令節度觀察推官從八品

言行剛直

唐狄仁傑孫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言行剛直使府知名

軍書填委削

蒙立就

九國志前蜀王錯天復中朝廷遣裴贄使蜀冊建為蜀王贄舉錯為判官建一見重之辟為觀

察推官建圖霸之始軍書

填委削蒙立就詞理精當

防禦團練判官

沿革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防禦團練判官從八品

軍事判官

沿革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軍事判官從八品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

五代史周顯德二年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軍事推官

一人

國朝元祐令防禦團練軍事推官從八品

軍監判官

沿革見
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軍監判官從八品

職官分紀卷三十九